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WENHUA ZHIXUE YU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 YANJIU

文化哲学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

李宏斌 杨亮才 著



 人民出版社



WENHUA ZHIXUE YU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 YANJIU

文化哲学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

李宏斌 杨亮才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装帧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 / 李宏斌 杨亮才 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763-5

I. ①文… II. ①李… ②杨… III. ①文化哲学—研究②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研究—中国 IV. ①G02 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5221 号

文化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

WENHUA ZHIXUE YU SHEHUIZHUYI HEXINJIAZHI YANJIU

李宏斌 杨亮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4763-5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哲学的问题与转向	30
一、哲学的追问与本真	30
二、休谟问题引发的思考	35
三、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42
四、走向文化哲学	49
五、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解读	57
第二章 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在张力	64
一、文化与“人化”	64
二、实践范式与文化模式	71
三、文化精神与文化模式	81
四、文化危机与文化转型	85
五、文化自觉的力量	91
第三章 文化哲学与价值观念	99
一、价值范畴的内涵和实质	99

二、价值观与文化精神·····	107
三、价值观的嬗变与历史选择·····	112
四、价值观、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	119
五、价值观的多元化与文化生态·····	126
 第四章 文化哲学与社会的现代化 ·····	134
一、20 世纪：文化哲学的大发展·····	134
二、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	141
三、全球化的文化本性·····	150
四、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文化理路·····	160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表达·····	170
 第五章 文化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出 ·····	18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基本内容·····	181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	188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社会思潮·····	196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6
五、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4
六、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确立和最终形成·····	220
 第六章 文化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空间 ·····	226
一、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实然与应然·····	226
二、先进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	235
三、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244
四、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251
五、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到“中国梦”·····	260

第七章 文化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68
一、价值观教育的本质是文化育人.....	268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人的模式与路径.....	276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民教育.....	291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明建设.....	306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建设.....	322
参考文献	335
后 记	349

导 言

任何著述都是围绕着一个大的选题完成的，任何有研究意义的选题都是作者殚精竭虑的结果。作为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重大项目的资助项目，“文化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的选题由来已久。早在2008年，就以“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主要范畴”的选题获得“延安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的立项。当时我们的考虑比较单纯，就是认为哲学是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而展开的，文化哲学也理应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文化哲学要想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就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称的一整套概念和范畴体系。说实话，我们为这一思路感动了好一阵子，而且，当时就哲学的本真、体谟问题、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些文字性的东西，该书前两章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的。

然而，当初的研究思路却没能继续下去。一是对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哲学”、“文化”各自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因而，即使提出了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然和应然的关系问题”、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模式及其文化精神”的观点，也还是没有浑厚的理论底气展开论述。至于在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基础上的文化哲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诸如社会转型、文化危机、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化自觉等等，即使分别赋予了比较确切的内涵，也还是很难将其逻辑化、体系化。二是“文

以载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的持续升温，我们深感原来的选题过于单调，只有理论意义，对现实的针对性不强。而哲学尤其是文化哲学如果不张扬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够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不能够提升以核心价值观为主要支撑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就不配有存在和论述的理由。

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以2010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为契机，尝试着文化哲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结合性研究。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很不顺畅。究其原因，除了选题的“宏大”导致有些力不从心外，是因为我们的“野心”太大了，总想着从两个学术阵地上同时“作战”：既想解决文化哲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又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历史方位、社会背景、文化根源、深远意义等进行深入的文化哲学的解读。这样的研究思路直接导致了具体研究工作的艰辛和书稿撰写的阻滞，并导致了其后两年多时间不时地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创作困境。譬如，为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空间和意识形态的本质，我们竟然把“文化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单列一章，结果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收集、梳理了大量的经典著述、文字资料后，才发现这样的研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我们的研究走偏了。

真正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是我们对“文化自觉”重视和持续关注，是我们在事实上把“文化自觉”看做是文化哲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结合性研究的主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学界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系列著述和文章，更是强化了我们的研究信念，明确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其中，发表在《光明日报》2013年4月1日第7版上的一组中青年学者的文章，真正起到了清心明目的作用。现摘要如下：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认为，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不受到

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会“成为我们理解一切问题的先验图式”；要跳出这种局限，“需要以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作为参照系，需要及时地概括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必须充分认识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深入把握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继承并创新我们的文化”，“以开放的态度探寻我们时代的价值观”。复旦大学冯平教授以“价值重建的切入点”为题目，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形态亟须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重大变化，亟须自我整合以形成系统发展理念的历史时刻所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一课题的核心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整合，而调整和整合的关键是为了民族复兴的价值重建”；因此，研究方法“不能是现有理论的逻辑推演，也不能局限于现实境况的社会学描述，它需要以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和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的研究、思索为基础，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为参照，探究现有制度的不足，批判现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提出关于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思维方式构建和价值观构建的关键点的诸种方案”。应当特别关注的是，两位学者共同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的三大张力之中，这三大张力“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当下境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要真正掌握中国的命运，就必须从根本上把握这三大张力”，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放置于“复杂现代性”的框架下。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这三大张力都是现代性问题的不同呈现样式”，其核心“在于中国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理念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①

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观点对我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调整发生了

① 冯平等：“复杂现代性”框架下的核心价值建构，《哲学原理（复印报刊资料）》2013 年第 10 期。

重大的影响。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出，是中国社会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持续的文化争论的结果，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交流、碰撞和冲突的结果；是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中华民族饱受了“历时态文明的共时态承受”后，以党和国家的意志或价值意愿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文化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后的文化表白。我们的研究再也不能“在两个学术阵地上同时作战”，而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研究为重心。当然，并不是说文化哲学的研究工作不重要，而是说就我们的研究课题本身，文化哲学是一种比较好的观测视角、一种更直接的研究路径和更贴近的研究方法。简单地说，我们研究转化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哲学解读”。

那么，这样的“解读”是否可行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首先，哲学和文化本来就是二而为一的，二者相通的最基础的东西正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就哲学而言，它是文化的灵魂。哲学以其形而上的运思从文化中探求人生存的本性、行为根据、价值意义乃至前途命运，去求解人类现实文化背后的人文精神，从而展示人类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哲学还以其主流社会意识构建出的终极关怀作为“经纬线”或“意义纽带”，将形形色色的文化事象或文化形态整合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价值体，而正是这种有包容的、带着诗意色彩的“终极关怀”引领并照亮了人类的前程。就文化而言，它既是哲学存在和发挥功用的人性根基，又是哲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现实表达。文化即“人化”，哲学即“人学”，这是目前中西学界在人文研究领域达成的最大共识。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理解，哲学的功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养成清楚的思想”、“可以养成怀疑的精神”、“可以养成容忍的态度”、“可以养成广大的眼界”，^①四方面讲的都是哲学在文化育人方面的功用。就文化

^① 冯友兰：《哲学的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211页。

自身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主要表现在,第一,标识民族,记忆历史,选择未来文明的走向;第二,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形塑价值,凝聚力量,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三方面的根本都在于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其次,文化哲学是对哲学所表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一种彻底人性化的理解,它不是关于文化现象非反思的、一般的描述,更不是哲学思维在文化领域的单纯延伸,而是关于各种文化现象内在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反思。也就是说,文化哲学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方式”即文化模式中所彰显出的时代精神的哲学表达,它从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出发,为人类探寻“实然”和“应然”相统一的生存“机理”和发展之路。也正因此,人成为了文化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追求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就成了文化哲学的价值诉求。文化哲学正是通过对人类主导文化模式及其文化精神的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形成了种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并最终凝练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就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而言,是和不同时期的“文化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每一次“文化热”的背后,都蕴含了中华民众的一种深沉的价值渴望和价值期许。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哲学的进步体现了对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上世纪后20年中国文化争论体现在对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超越,那么,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持续的文化探讨,则体现为哲学理念和文化精神的创新。特别是“近十年文化哲学的快速发展,不仅集中体现出哲学理念的创新,而且自觉地回应了人们最为关切的时代问题。”因而,“中国文化哲学进一步的突破口应当聚焦于全球化视阈中价值观的博弈,并自觉凸显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①当下,只有从文化哲学的视野入手,才能牢牢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定位,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① 衣俊卿:自觉回应时代问题的文化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7日,第4版。

西方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依托,推进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历时态”文化精神的“共时性”整合,进而彰显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中的现实影响力。

再次,从反思“经济学意义的价值观”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来看,可以更好地说明文化哲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强大解释力。本来,“价值”一词最初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术语,表达的也只是商品的属性(有用性)对于人的一种效用关系。然而,这种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不仅主导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成为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们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几乎完全从“效用”或“功利”的角度考虑和筹划自己的行为,包括交友、恋爱和建立家庭,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所谓“文明”人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于是,“经济学的价值观”成了现代人具有思维范式和行为方式意义的概念,并渗入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颠覆甚至消解了人们原来所看重与推崇的蕴涵在历史传统中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一种只有当下感觉的、无深度可言的扁平式的生活模式。而现代社会生活秩序也变成了一种单纯靠法律和制度维持的秩序,人的心灵世界却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紊乱和骚动之中,而这正是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世俗土壤。面对此种情况,人们在反思“价值”的过程中借助各种文化哲学资源,突破了经济学的规定,将价值与人们的“善的生活”联系起来,使价值概念转化为文化哲学概念,并广泛运用于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为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或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在于能够使社会主体发展完善,使人类社会更加美好”,“价值作为人们选择和追求的目标”和“对事实的超越”,它“必须是善的”,也“必定是善的”,因为“只有满足健康的合理的需要才有价值,满足不健康不合理的需要则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①文化哲学的核心就是人们的价

① 王玉樑:《21世纪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2006年版,第1—2页。

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如果说虚无主义和相对论是哲学的死亡,那么,文化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①从根本上说,价值是以人的生命活动为机制所形成的生活的相互关联性,它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奠基”和“维系”作用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的统一,这两方面的统一直接构成了价值秩序,即人类社会组织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内在“结构”或“深层文化模式”。目前,只有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才能全方位地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过程集中体现了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在本质上是一个从“实然”到“应然”的过程。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价值观的教育本质上是文化育人,离开了从“实然”到“应然”的人文指向和终极关怀,就不可能有任何适应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价值观现状是“一元一多元的多层面共生性演变”,即: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以其引领思潮、凝聚共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人文旨趣,最大程度地适应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实然”状况。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提出的,其构建、培育和践行本质上是一个从“实然”到“应然”的过程。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价值主体”是全体中华儿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大联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价值基点是反对“神本”、批判“官本”、反思“物本”基础上的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富强、

①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27页。

② 廖小平、成海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

民主、文明、和谐，最直接的价值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即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出的主题无疑是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它的切入点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围绕的中心话题正是全民族精神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市场经济确立、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提出的，除继承社会主义的价值传统和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成果外，还一以贯之地继承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人文传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命维新”的文化气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确立和最终形成。

本书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对哲学的本性、休谟问题及其所引发的思考、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底蕴的深入剖析，说明文化哲学是哲学发展演变到现当代的必然表现形态，而不是具体的哲学流派或类似于科技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的部门哲学。揭示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文化和“人化”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是长时期内大群集体的公共人生”，而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在实践基础形成的文化模式及其文化精神。社会形态的剧烈转型是和人类的近现代化历程搅和在一起的，这种转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转型，并总是要在全球化的场域中历经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撕心裂肺的“洗礼”后，通过民族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有着自己的主导文化模式及其文化精神，它们必然要通过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或核心价值观表达出来。从深刻的文化模式、核心价值体系 and 核心价值观嬗变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承诺和价值表白，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有着宏大理论空间，它是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展开和延伸，是和先进文化、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科学发

展观、中国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一个价值观教育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化育的过程。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

在第一章“哲学的问题与转向”中，我们开门见山地指出，哲学是不断追问万物“本体”、拷问“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探求和体验“人生真善美境界”的学说。从其特性看，“追根溯源”的本体论思维和“终极关怀”的“实然—应然”思维始终是哲学挥之不去的最为本真的文化品格，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及其价值观起着导向和激励作用。接着，我们对“休谟问题”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入思考进行了历史的回顾。指出，哲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哲学总是要穷究第一因和最高境界，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主客体关系、价值等难以言传的澄明之域；科学则总是力图排除主观性和认识主体方面的特殊性、差异性，尽量地追求普遍性和客观性，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把握之。表现在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中，哲学是对科学知识和生活事实的再认识，任何哲学或哲学活动都是也只能是一种具有智慧色彩和人性光芒的“反思活动”。第三部分，我们合乎逻辑地提出了当代中国重建哲学观的必要性。并认为，这种“重建”并非是要把已有的哲学观肢解成碎片后重新组合，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拼凑，而应该是传统哲学思维和传统哲学态度的现代转变，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观的重新塑造，不仅要借鉴、吸收和传承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成果，而且要深入反思人类自身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模式，并彻底地改变我们的教育理念。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走向理论自觉的文化哲学，完成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第四部分，我们指出，理性主义的危机和这一危机的化解是文化哲学产生的必然，中国文化哲学的讨论是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及全球化的到来密切相关，但这种研讨还没有真正达到理论自觉的程度。因为，一种文化要想成为自觉而非随意的文化，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社会历史性的反

思；一种哲学要想具有现实的影响力而非虚幻的寄托，就要扎根社会实践的土壤，不断地进行文化的参与和渗透。文化哲学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方式”即文化模式中所彰显出的时代精神的哲学表达，它从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出发，为人类探寻“实然”和“应然”相统一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因而它开辟了文化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新纪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样态。当下，只有从文化哲学的视野入手，才能牢牢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定位，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依托，推进文化整合，突出中国文化要素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并进而彰显中国核心价值观在人类社会中的现实影响力。第五部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哲学的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确立了文化研究的起点，而且确认了文化即“人化”的本质属性；它通过对资本“嗜血性”和“扩张性”的淋漓尽致地剖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内在逻辑：一是工商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二是民族国家的文化界限被打破，三是世界越来越被“同化”。马克思主义蕴含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它不断地向人们昭示：文化就是“人化”，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的生存和发展模式；社会形态演变的最终意义就是文化模式的转型。我们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文化哲学。

第二章，我们力图揭示“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在张力”。从文化即“人化”，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存在的思路出发，我们提出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模式”的观点。因为，“文化是长时期内大群集体的公共人生”；^①所有的文化事象和文化形态都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相关联，都构成了人类的某种生活样态和存在方式；所谓的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不过是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引起的，其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批判是在对旧有的文化模式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完成的。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深入讨论了“实践范式”与文化模式

①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